

〔清〕納蘭性德 著

張草纫 箋注

納蘭詞箋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納蘭詞箋注

[清]納蘭性德 著

張草纫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常熟第四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375 插頁 7 字數 298, 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數: 11, 201 - 13, 200

ISBN 7-5325-1896-5

I·953 精裝定價: 28.00 元



圖一 納蘭性德像(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為春憔悴，留春住，那禁半霎。催歸雨深
巷，賣櫻桃，雨餘紅更嬌。黃昏清淚，悶思
共花飄泊，消得一聲鶯。東風三月情
馬上吟成，烏綠江天，將閒氣付闌房生
憎。久閑金鋪暗，花笑三韓玉，一沐添
哽咽。且凄涼，誰教生得滿身香。至今有
海峽，月猶為、蕭家照斷腸。書似
淡人年道兄正

成德



圖二 納蘭性德手書《菩薩蠻》詞

納蘭詞卷一

長白性德容若簪



仁和許增邁孫棨

憶江南

昏鴉盡小立恨因誰急雪乍翻香閣絮輕風吹到膽瓶梅心
字已成灰

赤棗子

驚曉漏護春眠格外嬌慵只一作止誤自憐寄語釀花風日好綠
窗來與上琴絃

憶王孫

西風一夜翦芭蕉倦眼經秋耐寂寥強把心情付濁醪讀離
騷愁似湘江日夜潮

圖三 光緒六年許增原刊本書影

才子年來相憶數
任秋離思
安於新詞
題就蜀牋
紅雪兒催
未付先寄
玉河東

郊游賦句
調浣溪沙

出幕尋春已闌
宜興陸維范其年
東風吹

而不成
寒
每得春如駐
留仙青却
吳曲到
西山
無錫

晨便
孤
燕
交
註
馬
未
須
愁
踏
遠
意
豁
美
宿
其
西
溪

看花且莫放
杯間
舞
尊
人
生
別
易
會
常
難

成德



圖四 朱彝尊手書聯句詞

前 言

清兵入關之初，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清皇朝採取殘酷的鎮壓政策，把各地的義軍一一擊敗。及至清朝的第四代皇帝康熙時代，抗清的浪潮逐漸平息，清政權漸趨穩固，就改變以鎮壓爲主的民族政策，而採用安撫的手段。其中較爲重要的一點是尊經崇儒，開設博學鴻詞科，以網羅漢族知識分子。因此，在這一段時期，各種文化學術都有所發展。作爲一種特殊的詩體的詞也並不例外。

詞起源於中晚唐，歷五代，至宋代而達到極盛時期。但在入元以後，已漸衰微，明末清初又重新興盛起來。清初詞人，如吳偉業、曹溶、宋琬、龔鼎孳、吳綺、毛奇齡、陳維崧、朱彝尊、彭孫遹、王士禛、曹貞吉、顧貞觀、厲鶚等，都是很著名的。而其中最特出的，則爲納蘭性德。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稱他可與「竹垞（朱彝尊）、其年（陳維崧）鼎足詞壇」；況周頤蕙風詞話尊他爲「國初第一詞人」；譚獻在篋中詞中謂他與項廷紀、蔣春霖「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他更爲贊賞，甚至說：「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可見後人對他的推崇。

納蘭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出身滿族貴族，隸屬正黃旗。在明代初葉，滿族分爲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力量最強。性

德的家族屬於海西女真。各部族之間經常發生爭戰和兼併。至明代末葉，海西女真爲建州女真所吞併，納蘭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戰死。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爲了安撫海西女真的餘衆，納金台什的妹妹爲妃，生下的兒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極。因此，納蘭性德的祖父與康熙皇帝的祖父是表兄弟。

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歷任內務府總管，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太子太師等職，權傾朝野。明珠是一個善於弄權的官僚，他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貪婪無比。

納蘭性德十七歲進太學，十八歲中舉，十九歲會試中式，因患寒疾，沒有參加殿試。二十二歲第二次參加考試才考中進士，被授予三等侍衛的官職。後又晉升爲二等侍衛、一等侍衛，直到三十一歲去世。侍衛是皇帝的貼身隨從，納蘭性德被康熙皇帝留在身邊，顯然由於他是帝室近親，才得到皇帝的寵信。他多次跟隨康熙出巡，到過京畿、塞外、關東、山西，最遠的一次還去過江南。作爲八旗子弟，他能文能武，韓荃稱他「君曰侍上所，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詔立就。」^(一)然而在九年的侍衛生涯中，他只做了一件實際工作，那就是北赴梭龍進行偵察。

梭龍即索倫部，是分佈在西起石勒克河以及外興安嶺東至黑龍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一帶的達斡爾、鄂溫克和鄂倫春等族的總稱，向來處於清皇朝的統治之下。在三藩叛亂期間，清室忙於在南方

用兵，無暇北顧，沙皇俄國便乘機東進，不斷挑起邊境糾紛，還侵佔了大片土地。清廷平定三藩之後，回過頭來着手處理北疆的事務，於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八月命郎談、彭春率領一支隊伍赴梭龍進行偵察。納蘭性德亦是其中一員，並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徐乾學在碑文中說：「及卒，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三）

納蘭性德原配妻子盧氏，是兩廣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興祖之女。夫妻十分恩愛，可惜時間不長，盧氏在康熙十六年性德二十三歲時病故。納蘭詞中有不少描寫愛情、思念和悼亡的作品，都是爲她而作的。後來繼娶官氏，感情也不錯。

納蘭性德雖然出身於豪門貴族，却不同於一般的纨绔子弟，他並不熱中於聲色犬馬，而是酷愛讀書。徐乾學稱他「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卽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三）。特別是在因病未參加廷試以後的三年裏，「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四）。

納蘭性德還喜歡結交有才學的人。韓爌說他與「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慳率單寒羈孤佗僚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五）。當代的名士，如朱彝尊、陳維崧、嚴繩孫、梁佩蘭、姜宸英、顧貞觀、秦松齡、葉方藹等，都和他有很深的情誼。這些人的年紀，要比納蘭性德大二十五到三十歲。他們相識時，納蘭性德還是個年方弱冠的青年公子，而這些人已接近五十歲，要比他長一個輩分。他們所以能不顧年齡差別，結成忘年之交，是出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是相互傾慕對方的才學。這些中老年文士雖然有了相當的名望，或擔任過一定的官職，但世路蹭蹬，並不得意，因此把納蘭

性德看作平生的知己。如朱彝尊在挽詩中說：「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陳維崧在賀新郎贈成容若詞中說：「昨夜知音才握手，笛裏飄零會訴。長太息，鍾期難遇。」

納蘭性德對這些文人朋友寄予很大的同情和關心，盡己所能給予他們政治上的庇護和經濟上的周濟。納蘭性德與顧貞觀交情最深，當顧貞觀遭到他人攻擊之時，納蘭性德會幫他排解。顧在祭文中說：「泊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康熙十九年，姜宸英以母喪南歸，得到過納蘭性德的資助。姜在信中說：「軫念貧交，施及存歿，使藐然之孤，雖不能盡養於生前，猶得慰所生於地下。」吳兆騫最爲人稱道的是營救吳兆騫。吳兆騫，字漢槎，是清初江南有名的詩人。他於順治十四年參加江南鄉試，中了舉人，不料有人告發主考官舞弊，因而捲入了科場案。清廷下令清查，把考生全部押送到北京，在殿前覆試，戒備森嚴。吳漢槎雖然是有真才實學的，在這種場合也嚇得戰慄不能成文，交了白卷。結果被流放到寧古塔。顧貞觀是吳漢槎的好友，寫了兩首金縷曲寄給吳漢槎。納蘭性德讀了這兩首金縷曲，大爲感動，顧貞觀乘機請求性德營救吳漢槎。性德又去懇求他的父親明珠，終於在康熙二十年把吳漢槎贖回。

納蘭性德的這些忘年之交，大半是明朝的遺少或世家子弟。如嚴繩孫是明朝刑部侍郎嚴一鵬的孫子，明亡時嚴繩孫已二十多歲；陳維崧是有名的東林黨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陳貞慧的兒子，曾考中崇禎十五年的鄉試，明亡時亦已二十上下；葉方藹的父親葉重華在明朝官至太常寺少卿。他們對於異族的入侵沒有勇氣和力量抗爭，只能接受現實，並且經過一段時期的隱遁，又順應時勢

出來爲新朝效力。然而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畢竟與舊朝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又不敢明確地表達出來，只能把故國之思化作興亡之感。這一點在嚴繩孫的秋水集中表現得最特出。如「興亡滿眼今何夕，去住無心我未僧」(靈巖呈繼大師)；「總是興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透閑愁」(秋日雜感)。陳維崧虞美

人詞曰「年來生怕說興亡，笑指楚天新雁兩三行」，表明他也有這種思想。
納蘭性德經常同這些人接觸，思想上未免受到影響。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興亡之感：

漢陵風雨，寒煙衰草，江山滿目興亡。(望海潮)

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軟紛紛蠻觸，回首盡成非。(滿庭芳)

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爲。(南歌子)

他把國家朝代的盛衰興亡，歸之於天命，而且認爲天意莫測，世事翻覆不定，個人是無能爲力的，只能逆來順受。不僅如此，他經過十三陵，看到前代帝王的陵墓一片荒涼，還深表同情：

行人莫話前朝事，風雨諸陵。寂寞魚燈，天壽山頭冷月橫。(采桑子)

休尋折戟話當年，只灑悲秋淚。斜日十三陵下，過漸豐獵騎。(好事近)

前朝帝王的陵園，成了新朝王室的遊獵之所，確實是可悲的。不過這畢竟是遺民的感情，作爲一個滿族的貴族公子而有這樣的感情，就不尋常了。

納蘭性德認爲個人的窮達，也是由命運決定的：

自古青蠅白璧，天已早安排就。（霜天曉角）

而且有才學的人，命運偏偏不好，癡頑無知的人，命運倒好。天道就是這樣不公正：

慧業從來偏命薄。（湘靈鼓瑟）

高才自古難通顯。（金縷曲）

怪人間厚福，天公盡付癡兒騃女。（水龍吟）

因此可以說，納蘭性德的思想，既有消極的宿命論的一面，也有不滿現實，蔑視庸俗，同情落魄不遇之士的積極的一面。

納蘭對自己出身於官僚貴族家庭並不滿意。韓奕說他「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七）他自己也說：「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野鶴吟贈友）對待衛工作也並不喜歡：

金殿寒鴉，玉階春草，就中冷暖誰知道。（踏莎行）

須不羨承明班列。（金縷曲）

他處身於富貴場中，却把功名利祿看得十分淡薄，一心想到山林中去過隱居生活：

且乘間五湖料理，扁舟一葉。（金縷曲）

納蘭性德的作品，在他去世後由他的老師徐乾學編成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賦一卷，詩、詞、文、

淥水亭雜識各四卷，雜文一卷，附錄二卷。其中以詞最具特色。

納蘭性德受生活的限制，與廣大勞動人民接觸不多，也沒有經歷巨大的社會變動，因此他的詞題材比較狹窄，思想境界也不高，主要只反映他個人的感情和經歷，不過寫得真切感人，而且沒有矜才使氣，堆砌辭藻等習氣，因此深受當時與後世讀者的喜愛。

納蘭性德的戀愛事跡，現在已無法查考。據清人筆記，他曾愛過一個宮女。從遺留下來的詞的內容看，他有過不止一次的戀愛。他的愛情詞，不同於有些詞人所寫的對歌妓舞女的逢場作戲，而是表達了十分真摯的感情。有的描寫初遇時的心情：

正是鞦韆金井，滿砌落花紅冷。驀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難定。誰省，誰省。從此鞦韆燈影。（如夢令）
五字詩中目乍成，儘教殘福折書生，手授裙帶那時情。（浣溪沙）

有的描寫重逢時的情景：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隻鳳翹。待將低喚，直爲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減字木蘭花）

曲闌深處重相見，勻淚假人顫。淒涼別後兩應同，最是不勝清怨月明中。（虞美人）

而更多的是對逝去的愛情的思念和追憶，這種感情刻骨銘心，即使過了許多年，仍然忘不了：

形雲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眠不眠？香銷被冷殘燈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又誤心期到下弦。（采桑子）

近來怕說當時事，結徧蘭襟。月淺燈深，夢裏雲歸何處尋？（采桑子）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踪跡十年心。（虞美人）
此情已是成追憶，零落鷺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宋桑子）

時人和後人評論納蘭詞，或謂其「哀感頑豔」，或謂其「纏綿婉約」，或曰「悽惋處令人不忍卒讀」，或曰「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迴腸」（九），主要是指這一類詞。

納蘭性德與妻子盧氏十分恩愛。納蘭詞中描寫閨房生活的如：

露下庭柯蠅響歇。紗碧如煙，煙裏玲瓏月。並着香肩無可說，櫻桃暗吐丁香結。（菩薩蠻）
撲流螢，驚起雙棲蝶。瘦斷玉腰沾粉葉，人生那不相思絕。（蝶戀花）
笑捲輕衫魚子縷。試

把年輕夫婦的歡樂情景，寫得十分動人。但寫得更多的，是行役途中對妻子的思念：

晶簾一片傷心白，雲鬢香霧成遙隔。（菩薩蠻）
一紙寄書和淚摺，紅闌此夜團欒月。（蝶戀花）

最感人的，是他的悼亡詞：

欲語心情夢已闌，鏡中依約見春山。方悔從前真草草，等閒看。（虞美人）
多少滴殘紅蠟淚，幾時乾？（攤破浣溪沙）
環佩祇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間。

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幾年恩愛，有夢何妨。最苦啼鴉，頻催別鵲，贏得更闌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鷲一轉，未許端詳。（沁園春）

青衫濕徧，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翦刀聲猶共銀缸。……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柔

陽。(青衫濕)

手寫香臺金字經，惟願結來生。蓮花漏轉，楊枝露滴，想鑿微誠。(眼兒媚)

不僅睹物神傷，魂牽夢縈，而且把希望寄託於來生，願來世重尋舊好，再結良緣。這種真摯的感情，出自肺腑，感人至深，即使不加文辭藻飾，也是上好文章。

納蘭詞的另一特色，就是描寫塞外風光。兩宋詞人，由于受當時歷史環境的限制，沒有機會看到塞北風光，因此宋詞中描寫邊塞的很少，除范仲淹漁家傲詞「塞下秋來風景異」外，別無佳構。納蘭性德在擔任侍衛職務期間，曾扈從康熙皇帝到山海關、遼寧、吉林一帶巡視，還到過黑龍江，因此留下許多描寫塞外景色的詞：

一抹晚煙荒戍壘，半竿斜日舊關城。(浣溪沙)

氈幕繞牛羊，敲冰飲酪漿。(菩薩蠻)

落日萬山悲，蕭蕭獵馬還。(菩薩蠻)

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如夢令)

這些詞寫得精勁深雄，可以說是填補了詞作品上的一個空白點。

清初的詞，雖號稱復興，其實還未能完全擺脫前人的窠臼。「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于此。」(九)納蘭性德所以能卓爾不羣，高出清初諸名家之上，就在於他受這種習套的影響還不深。王國維評論說：「納蘭

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皆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二〇)

納蘭性德生前，曾把他的部分詞作刊印爲側帽詞，後顧貞觀把他的詞與自己的詞合刊爲彈指詞側帽詞合刊本。康熙十七年顧貞觀與吳綺又爲他校定飲水詞，刊於吳中。據楊蓉裳序，飲水詞僅百餘闕。性德去世以後，他的老師徐乾學於康熙三十年輯其遺著爲通志堂集，其中詞四卷，計二百首。他的好友張純修亦於同年爲他刊印飲水詩詞集，由顧貞觀閱定。其中詞共三百零三首，次序及字句與通志堂集大致相同，唯少金縷曲（疏影臨書卷）一首，多瑞鶴仙（馬齒加長矣）、菩薩蠻（車塵馬跡紛如織）、於中好（馬上吟成促渡江）、滿江紅（籍甚平陽）四首。張純修原刊本流傳甚少，但以後經過多次翻印，有道光二十五年的重梓本（有張祥河序），萬松山房飲水詩詞集，粵雅堂叢書飲水詩詞集等。嘉慶二年，袁蘭村亦刊印過飲水詞鈔，不過僅收詞二百餘闕。道光十二年，汪珊漁根據顧貞觀原輯本、楊蓉裳抄本、袁蘭村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匯、詞綜、詞雅、草堂詞響、亦園詞選等書，共輯得詞三百餘首，分成五卷，定名爲納蘭詞。光緒六年，許增在汪珊漁本的基礎上又增加補遺二十一首，共計三百四十二首，成爲比較完整的納蘭詞。民國二十六年開明書店出版清名家詞，其中的通志堂詞又增補了五首，共三百四十七首。顧貞觀彈指詞在虞美人佛手柑一闕下面有一段按語說：「後數詞皆與容若同賦，其餘唱和甚多，存者寥寥，言之墮淚。」所謂後數詞，是指雨中花梅、一斛珠、騷、青玉案雁字。然而這四首詞在今本納蘭詞中都沒有。此外，朱彝尊曝書亭詞中有一首臨江仙和容若秋夜，高士奇清吟堂詞中有一首花發沁園春和容若種桃，在今本納蘭詞中也沒有原作。可見數

失的作品還有不少。

本書以光緒六年的許增刊本爲底本，末附清名家詞中增補的五首，又從上海圖書館詞入納蘭容若手跡朱彝尊跋文中輯得聯句詞浣溪沙一首，作爲補遺二。書中保留許增刊本中的校記（簡稱原校），又根據通志堂集（簡稱通本）、張純修刊本飲水詩詞集（道光二十五年的重梓本）（簡稱張本）、萬松山房刊印本、袁蘭村小倉山房刊本飲水詞鈔（簡稱袁本）、道光十二年汪元治結鐵網齋藏版納蘭詞（簡稱汪本），以及康熙十六年刊印的顧貞觀、納蘭性德同選的今詞初集（簡稱今詞）、康熙十八年刊印的卓回的古今詞匯（簡稱詞匯）、康熙二十五年刊印的蔣景祁的瑤華集、乾隆三十二年刊印的蔣重光的昭代詞選（簡稱昭代）、嘉慶三年刊印的姚階的國朝詞雅（簡稱詞雅）、嘉慶七年刊印的王昶的國朝詞綜（簡稱詞綜）、光緒八年刊印的譚獻的篋中詞重新校訂。凡底本缺漏訛誤據校本改正增補者或校本有可供參考之異文者，均予出校；凡校本明顯訛誤或一般習用之通假字、避諱字、異體字，均不出校。瑤華集中，對作者無題之詞，皆擅加詞題，亦概不出校。

納蘭詞中注明寫作年代的，僅有浣溪沙庚申除夜、青玉案辛酉人日等四首。幸而他的經歷比較簡單，從二十二歲考中進士到三十一歲去世，十年間一直擔任侍衛之職，跟隨康熙左右。所以一部分作品可以根據其內容（提到的地名和描寫的節候），對照康熙出巡的行蹤而推算出創作的年月。另外一小部分送別友人的作品，可以根據友人離京的年份確定創作時間。但有相當數量抒寫豔情的小詞，就無法查考了。